

若单从风景看,从前的村子,那才真是美丽乡村呢,满村都是勤劳的身影,满村都是茂盛的庄稼,满村可听蛙叫蝉鸣、流水咕咚响、间杂些鸡鸣狗吠,满村都充满了只是一些极其简单而且不大的想法、愿望,且这些想法、愿望都只与庄稼有关。

在庄稼里,油菜是个急性子。惊蛰前后,晴上两三天,气温便一下子窜了出来。我们知道,许多庄稼都知道,那是假暖,但油菜还是禁不住,急匆匆开出零星的花儿来。一场寒流说到就到,冻得我们拖着鼻涕,看那些油菜花,在冷中瑟缩着,又可怜,又有点幸灾乐祸。

要到春分前后,天气真正暖了,油菜花都开了出来。各种花儿,也争先恐后地开出来。不过,这春天的风头,好像都被油菜花抢去了,都被油菜花占住了。那些闲花乱草,肯定不服气。油菜花你可得小心点,小心有花,去春天那里写你的人民来信哦。不过,我想桃花不会,杏花不会,豌豆花不会,她们忙着结婚、怀孕,哪有时间搞这些事哟。不过,也难讲,世事难料,花事也难料。

我家所在的刘家大屋,屋前有一片不小的田畈,被群山环绕。我的个妈呀,满眼望

去,到处都开满了油菜花!

用我们乡下的方言说,压篱压角,都是油菜花。也就是说,无处不是油菜花,把每一个角落都塞得满满。是的,田畈中掘了个水井,后被废弃不用,连那井沿,到井的路,不知被谁栽上了油菜。当然,说每一个角落都是油菜花,未免有些夸张。家家都在准备作秧田,在自家田里一角,弄出一块地方,空着。不过,那点秧田,在偌大的田畈可以忽略不计,从我的眼睛平视去,完全被周围的油菜花挡住了。刘家大屋是个大屋场,现在被油菜花挡住了一半,只见白墙、黑瓦、瓦脊上几只斑鸠、一日三餐前的缕缕炊烟,是一幅略有不同于皖南风光的《皖西南春村图》。是的,在那屋场中间,或者屋场外,有很多厕所、猪圈、牛栏等,还有很多贫穷、老病、孤苦,不过在现在,都被房子遮挡住了,都被油菜花遮挡住了。

满田畈的油菜花,纯粹,几乎不掺一丝杂色。仿佛一块巨大无比的金子,镶嵌在群山之中,在阳光下,闪着金光。也分明感觉,那金光时会迸出

春季一天一个样子,景子却是不变的,天天早晨一袭红衣,在春色里荡来荡去。

风雨天,景子的散步也不中断,许多人都看到过,景子红衣红裳,打着一把透亮红伞,和烟雨化为一团,好看极了,连行驶的船只也激动地向她鸣笛示好。

景子的名字是何伯打听出的。

何伯快七十岁了,他自己说在河边生活了一辈子,河边每一株草、每一个人他都熟悉,他既是何伯也是河伯。

何伯说红衣女子叫景子,风景的景。何伯还说,河边散步的人,他大都能叫上名字。

景子眼睛里有愁怨,何伯悄悄和人说,大家风一样的传。再一次注意景子的目光时,不少人就从景子的眼睛里看到了愁怨,是那种淡淡的蒙着一层泪光的愁怨,却又难以拂去的愁怨。

不知何时,何伯走在了景子的身边。何伯每天快走,他的步伐大,跟上他得小跑。景子是标准的散步,缓缓的,怕踩断蚂蚁腰的身态。

何伯和景子的步伐,绝对的不合拍。但何伯随着了景子的步子,缓缓的在河堤上走。走着走着树上花落了,果子挂在了枝头。

春老熟时,何伯换了“行

C

月光城 散文

村庄开满油菜花

余世磊

S

月光城 小小说

随风

张建春

些细针,有几根细针,刺进了我的眼睛,让我的眼睛感到一阵微痛,一时睁不开了。

田畈周围的山上,有很多旱地,也都开满了油菜花。墙屋岗上,有我家的地。记得去年冬天,少雨,我帮妈妈栽油菜,从墙屋河里挑水上墙屋岗。我只能挑大半担,即使这大半担,也累得我气喘吁吁。栽下油菜后,肩膀痛了好长时间。我才哥闲不住,在鹰老洼一带,开了很多块荒,栽上了油菜。福多爷在山边选了一块屋基,但他突然得肝病了,治疗花去不少钱,这新屋不是一时半会做得成,他在屋基上也种上了油菜。只是这些油菜花色泽并不纯粹,掺杂了些许杂色,那是树、小竹林之类。这些油菜花在高处,田畈的油菜花在低处,便有了流动的感觉。那才真是一片花海,说海是有点大了,只有在平原地区,那一望无际的油菜田,才算得上是花海。我们洪畈村,算个小湖应该可,至少可算得个花库,像那些中小型的水库。呵呵,风一吹,也有波浪起伏,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呀,是花水,是黄金水,是流光溢彩的水。

田畈中那几条稍大的

头”,早晨散步也是一身的红色运动衫。

何伯的红色和景子的红色一样鲜艳,在派河岸上拉出火火的风声。

何伯仍是和景子一前一后的散步,何伯一头银发,和红红的运动衫形成极大的反差,非常炫目。何伯似乎主导了散步的速度,时快时慢,但有规律。景子紧跟何伯,像是怕掉队的样子。

景子眼睛里的愁怨少多了,细心的人还听见景子从嗓眼里飘出的歌声,很是好听。是唱给河流的,还是唱给何伯的?没人能说得明白。

何伯大言不惭地说,景子是他孙女,不信让景子喊给大家听。

派河的早晨美,堤上散步穿红色运动衫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是景子传染的,是何伯带动的?估计二者都有,但主要的是红色运动衫在派河边拉风,拉出的风声好听,还能助推船只逆水或顺水的速度。

早晨的派河大堤由此多了道风景,红在绿中飘逸,映进河流里,让四季迷乱了。

夏天过去,秋天到了。秋天的派河堤上,红色飘在枯黄之上,加重了秋的程度。

景子的散步改为慢跑,她步伐轻松,弹弹跳跳

道,两边都是高过人头的油菜花,是名副其实的花道。而田埂成了花埂,完全被油菜花盖住了,很难走过。狼叫冲的那个小塘,倒映着油菜花,也成了池塘。有几个人,牵着牛,扛着犁,去耕作那些秧田。他们穿过那些花道、花径,身上也粘满了油菜花,成了花人、花牛、花犁了。

我们洪畈村隔壁是乔岭村、林冲村、麒麟村。麒麟村过去是王畈村,有个更大的田畈。不用去看,这时候,都成了花冲、花湖、花库了。

我曾有文《村庄的衣裳》,把田地比作村庄的衣裳,庄稼是那衣裳不同的质地。开满油菜花的村庄,应是一件多么漂亮的黄呢子披风!曾几何时,乡下人外出打工,不种庄稼了。一开始,田畈里,只有几家的田没栽油菜,油菜花开,不过像那件黄呢子披风上,打了几块灰色补丁。现在去看,只有几家田里还种着一点油菜,有的田改成了菜园,更多被抛荒。哪像什么呢子披风,分明是一件老僧的百衲衣。

又是一番风景。

何伯跟不上景子的小跑,但何伯的脚步快,也没拉开多大距离。何伯逢人就说:景子好呀,孙女跑得好看。

景子的跑引领了一批人的跑,风风火火,派河堤上的秋色浓浓的。

冬天,雪如期而至,纷纷扰扰的雪花,封了河,也将堤映印在白雪里。不过沿河堤运动的人仍是火爆,都一身红色,将雪的白映得更白。

人群中何伯是少不了的,只是不见景子的身影。

何伯不甘寂寞,有的无的和人说景子。

景子回大山支教了。春天时景子得了一种怪病,步子都迈不开了,是河边的散步治好了景子的病,到秋天景子能小跑了……

何伯骄傲,说:我的孙女,红呀!

边上有人对着何伯竖大拇指,说:您老为景子领过路呢。何伯高兴,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雪天,派河边梅花开,花开的颜色和晨练人的衣着一码色,红得鲜艳,红得有滋味。

红色何伯喜欢,他说是景子的颜色。大山里映山红就要开了,那可是漫山遍野的红。山随花红,花跟山走,人也随花红。